

# 十九世紀朝鮮文人對呂坤《呻吟語》及其他著作的接受與意義

鄭雨峰撰\* 林侑毅譯\*\*

## 摘要

本文旨在考察中國晚明代表文人呂坤（1526~1618）的《呻吟語》以及此書在朝鮮後期的傳入、改變狀況及其意義。《呻吟語》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清言集之一，後來受到朝鮮後期文人及日本知識分子的廣泛閱讀，聲名遠播。本文集中分析了十九世紀中葉後，金昌熙（1844~1890）、劉在建（1793~1880）、田愚（1841~1922）、崔命喜（1851~1921）等人對《呻吟語》的接受情形，並兼論呂坤其他著作在朝鮮的傳播以及接受情形。朝鮮文人對《呻吟語》的接受，促進十九世紀清言集編纂與創作的活化。

**關鍵詞：**《呻吟語》、呂坤、朝鮮漢學、清言集、接受

---

\* 韓國高麗大學校國語國文學科教授兼民族文化研究院海外韓國學資料中心主任。

\*\* 臺灣政治大學韓文系/中文系雙學士、韓國高麗大學校國語國文學科博士生、KGSP（韓國政府邀請外國人研究所獎學金）攻讀碩、博士學位臺灣獲獎人。。

## 一、前言

本文旨在考察中國晚明代表文人呂坤（1526~1618）的《呻吟語》與其著作，在朝鮮後期的傳入、改變情況及其意義。呂坤作為晚明時代的文人，除著有明清著名清言集之一的《呻吟語》，亦著有《實政錄》、《刑戒》、《續小兒語》、《閩範》、《四禮翼》等書，在諸多領域留下豐富著作。

呂坤的《呻吟語》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清言集之一。不僅在中國國內如此，這部清言集更受到朝鮮後期文人與日本知識分子廣泛閱讀，聲名遠播。本文將探討呂坤《呻吟語》一書，如何為朝鮮後期知識分子所接受。又《呻吟語》於十九世紀傳入朝鮮後，在朝鮮知識分子間廣泛流傳，本文將集中分析十九世紀中後葉金昌熙（1844~1890）、劉在建（1793~1880）、田愚（1841~1922）、崔命喜（1851~1921）等人，對《呻吟語》接受的情況。進而考察呂坤除《呻吟語》以外的其他著作，即《實政錄》、《刑戒》、《四禮翼》、《交泰韻》等書的傳入與接受情況。

## 二、對《呻吟語》的接受情況及其意義

進入朝鮮後期，明清時代的清言集大量傳入。其中被廣泛閱讀的清言集，有《玉壺冰》、《小窗清紀》、《娑羅館清言》、《昨非菴日纂》、《福壽全書》及《呻吟語》等。其中《呻吟語》在朝鮮知識分子間廣受閱讀，要到十九世紀後才開始。十九世紀初葉的文人金邁淳（1779-1840），曾寫下〈讀呂氏呻吟語〉一文，是目前可掌握的資料中時代較早的。<sup>1</sup>

朝鮮後期傳入的《呻吟語》書誌現況，整理如下。

題目	版種	發行事項	冊卷數	備註
《呻吟語》	木版本	1593	6卷8冊	金昌熙藏印
《呻吟語》	木版本	顧晴崖家，1794	6卷6冊	
《呻吟語》	木版本	1827	6卷6冊	

<sup>1</sup> 「著撰裘池煞費功，弊風元欲矯嘉隆。只緣喜立玄超語，倒落姚江圈套中。」金邁淳：〈讀呂氏呻吟語〉，《臺山集》，卷3，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294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頁341。

題目	版種	發行事項	冊卷數	備註
《呻吟語》	木版本	1829	6卷2冊	
《呂語集粹》	石版本	文瑞樓，1879	4卷2冊	
《呂語集粹》	石版本	江左書林	4卷2冊	附：正續小兒語
《呂語集粹》	石版本	1909	4卷2冊	
《呂語集粹》	手抄本		4卷2冊	
《呻吟語節錄》	木版本	1911	零本1冊	
《精校呻吟語》	石版本	1913	4卷2冊	
《呻吟語》	手抄本		6卷6冊	

上表資料中，萬曆 21 年（1593）刊行的《呻吟語》頗值得關注。《呻吟語》雖於 1593 年刊行，然而更早之前已有稿本流傳，六卷本則有萬曆年間刊本及清同治、光緒年間修補本。目前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所藏《呻吟語》，乃六卷八冊的木版本，其特殊之處在於該版本為萬曆年間出刊的刊行本。又該書曾由十九世紀中後葉的石菱金昌熙親自收藏，上有圈點，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金昌熙嗜讀《呻吟語》，據推測應是赴清燕行時購得此書。

金昌熙受《呻吟語》的影響，進而創作清言集《譚屑》。身為名門之後的金昌熙，於二十一歲文科及第，翌年擔任冬至使李興敏（1809~1881）的書狀官赴清。根據其子金教獻（1868~1923）的回顧，其年幼時曾因父親金昌熙而閱讀燕巖朴趾源（1737~1805）的〈虎叱〉。由此可推知，金昌熙應受到燕巖朴趾源文學與思想的影響。

1882 年壬午軍亂爆發，金昌熙與來訪朝鮮的張謇（1853~1926）、李延祐（？~？）等人見面，討論當時國內外時局的困境，並寫下《六八補》一書。作者針對當時時局困境，毫無保留地提出個人見解，《六八補》便是這些文章的集結。該書具有可與中國張謇《治安六策》、李延祐《富強八議》互補的價值。書中批判朝鮮政府的開化政策，重新省思如何建構富國強策之根基，通篇為一經世文章。

《譚屑》為金昌熙受呂坤《呻吟語》影響而創作的清言集，因此格外受到重視。此書同時也是金昌熙與張謇、李延祐等清代知識分子交流的產物，具有特殊意義。因壬午軍亂來訪朝鮮的張謇、李延祐、朱銘盤（1852~1893）等十餘人，除為《譚屑》撰寫序文，亦協助該書以活字刊行。<sup>2</sup>

<sup>2</sup> 1883 年收錄張謇與朱銘盤序文後，以金屬活字本刊行《譚屑》。停留朝鮮的中國知識分子，日後仍持續為該書撰寫序文，並進行校對工作。

壬午軍亂時來訪朝鮮的吳朝彥（？~？），於 1884 年 2 月為《譚屑》撰寫序文：

朝鮮金石菱少宰深得身心性命之學，而又博覽群書，洞達世務。故著為文辭，成一家言。譚屑二卷，非若近代《筠廊偶筆》、《池北偶談》、《鈍翁說鈴》、《歸田錄》諸作，僅摭拾時事也。又非若昔人《夷堅》、《虞初》、《諾臯》諸書，幻誕談奇也。其闡發義理，識解深透，不倚不偏，足與呂新吾先生《呻吟語》相頡頏，而短章片言，瀟灑雋永，則如蘇黃小品，豈尋常操觚者能津逮及之哉？

3

在作者晚年所寫的自傳中，嘗言「《譚屑》者，平昔酒後之言，無非立志增識、求福醫病、取友從政、尚辯治文、涉世理財之事也。」<sup>4</sup>中國文人吳朝彥認為《譚屑》闡發義理，識見精深，不偏不黨，可與呂坤《呻吟語》相抗衡。且在文辭表現與風格方面，亦可媲美蘇軾、黃庭堅之小品。將金昌熙的《譚屑》與呂坤《呻吟語》相比的見解，頗值得關注。其實在《譚屑》中，金昌熙曾部分引用《呻吟語》的內容，並陳述個人的看法。

《譚屑》中，多收有與修身、治國相關的短句。其中較受矚目者，為展現治國理念等經世意識的清言：

① 醫身之術，行氣調血而已矣。今欲移其術，以醫國也，則信賞必罰，所以行氣也；量入為出，所以調血也，而斯民不病矣。

② 上自君相，下至牧守，為政之大要，只有八箇字，曰「量入為出，信賞必罰」是也。

③ 賦稅之名目瑣煩，而國計不絀，生民不困，奸弊不滋者，未或一有也。<sup>5</sup>

上述引文以醫病來比喻國家治理。如第二段引文所見，金昌熙認為統治國家最重要的關鍵，在於量入為出與信賞必罰。以量入為出與信賞必罰為國家統治核心的金昌熙，利用醫

<sup>3</sup> 原文收於以下論著。詳見丁小明：《譚屑拾餘：晚清駐朝鮮使臣叢札及詩文稿》（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丁慕光：《晚清中國駐朝鮮使臣致朝鮮大臣金昌熙叢札及文稿》，《歷史文獻》（上海：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2014），第1期。（編按：頁碼不詳。）

<sup>4</sup> 「譚屑者，平昔酒後之言，無非立志增識、求福醫病、取友從政、尚辯治文、涉世理財之事也。」金昌熙：《溪園退士自傳》，《石菱集》。（編按：頁碼不詳。）

<sup>5</sup> 金昌熙：《譚屑》（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藏本）。（編按：頁碼不詳。）

術作為比喻，亦即在統治國家上，信賞必罰被喻為順暢行氣，量入為出被喻為調節血脈。而以國家財政的穩定運作為統治核心的金昌熙，其主張見於第三段引文。

《呻吟語》作為官僚指南書被廣泛閱讀，而受《呻吟語》影響的《譚屑》，也明確帶有與治國相關的經世傾向。在接受明清時代清言集的過程中，老莊風格強烈的《菜根譚》並未受到廣泛閱讀，而書中多有明末清官之名的鄭瑄（？~？）《昨非菴日纂》，則以清言集在朝鮮後期知識分子間廣為流傳，此一差異值得進一步討論。

目前收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的《譚屑》異本《玄亭十譚》，也應予以關注。過去該書的存在鮮為人知，其實該書乃金昌熙所編纂之《譚屑》的異本，是相當重要的文獻。與《譚屑》相比，《玄亭十譚》不僅分量較多，亦採用依主題分類的方式。活字本《譚屑》計有 126 條目，《玄亭十譚》則有 200 條目。又《玄亭十譚》依譚志、譚識、譚福、譚病、譚治、譚文、譚友、譚言、譚涉世、譚財用等十個主題分類，各主題皆收錄 20 條目。

接受《呻吟語》的另一案例，為十九世紀後葉的艮齋田愚（1841~1922）及其門人弟子。田愚被譽為是朝鮮性理學的最後一位巨匠，也是最後一位儒學者：

大丈夫看得生死最輕，所以不肯死者，將以求死所也。死得其所，則為善用死矣。成仁取義，死之所也。見《呂語集粹》。陳氏評曰：成仁取義，不是看得死輕，正是看得死重，認得此身，為綱常名教之身，則生不虛生，死非徒死矣。仁義是吾生理，亦吾死所。惟其為生理，所以為死所也。所謂綱常名教之身，實是仁義鑄得成，亦是仁義繫得重者。<sup>6</sup>

上述引文，為田愚引自收錄陳宏謀評論的《呂語集粹》。身為朝鮮時代性理學末代學者的艮齋田愚，對內欲透過本性的自覺強調自我主體性，對外欲藉由尊華攘夷保有民族純粹性。他在就學問與修養給予學生建議時，曾以《呻吟語》為主要引用的論據之一。換言之，田愚在國運飄搖的時代劇變中，從強調學問與修養之主體性的方向上，對《呻吟語》有所接受：

余本疾病沈痼者。觀呂氏《呻吟語》，而呻吟之也久矣。掩卷而嘆曰：句句菽粟，篩去缺糜；章章布帛，刷除疵絲。彼珠璣金璧，真糞土不若也。糞養菑畜，土資桑麻。焉用珠璣金璧為哉？寒不可服，而飢不可食也。宜乎，舜之棄於嶠巖，捐於五湖，而以杜淫邪之欲也。甚矣，吾儒之同病乎飢寒而呻吟焉者，幾

<sup>6</sup> 田愚：〈書呂氏語後，贈金永植〉，《艮齋先生文集》，後編，卷 18，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 335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4），頁 339。

多年之幾許人也。乃知此編，非書而華扁也，亦為壽世之靈丹，覺世之晨鐘也。奚止為菽麥布帛之宜於人，亦性命道理之終身服膺者也云。<sup>7</sup>

上述引文，為艮齋田愚弟子崔命喜（1851~1917）附記於《呻吟語》的一段文字。崔命喜作為活躍於開港期及日本強占期的儒學者，繼承了其師田愚的學統。在崔命喜看來，《呻吟語》是有益於世界的靈丹妙藥，亦是敲醒世界的晨鐘。因此，《呻吟語》不只是一般的書籍，更具有媲美中國名醫華陀與扁鵲的價值。由此可見，《呻吟語》在田愚及其弟子間被廣為閱讀。

接受《呻吟語》的第二個案例，為積極利用《呻吟語》編纂清言集。中人出身的文人劉在建（1793~1880），編有清言小品集《古今法語》一書。全書依鄭瑄《昨非菴日纂》的編排方式，並選錄《昨非菴日纂》、《福壽全書》、《庸行篇》、《菜根譚》、《呻吟語》等書的內容。《古今法語》除選錄中國清言集的內容外，亦從其父親與其他中人出身文人的文集摘錄清言。

呂坤的《呻吟語》對十九世紀清言集的編纂、創作及共享，帶來一定的影響。如劉在建的《古今法語》，可說是積極利用《呻吟語》編纂清言集的案例，頗值得關注。對《呻吟語》的接受，不僅止於選錄該書內容以編纂清言集，如上述金昌熙的《譚屑》所見，更有參考《呻吟語》進一步直接創作個人清言集者。透過田愚與崔命喜的兩個案例，可確知艮齋學派內對《呻吟語》已有廣泛接受。

為與朝鮮後期知識分子接受《呻吟語》的情形相比，以下將以日本江戶時代後期儒學者大塩平八郎（1793~1837）為例說明。大塩平八郎在其讀書笥記《洗心洞笥記》的序文嘗言：「吾之笥記僭竊薛宣《讀書錄》、呂坤《呻吟語》及魏象樞《庸言》諸書，有觀於眼、得於心者，則筆書以自警。（譯註：原文為日文）」表明自己撰寫《洗心洞笥記》時，大量參考呂坤《呻吟語》諸書的事實。大塩平八郎又說：

呂新吾先生嘗言：「見利向前，見害退後，同功專美於己，同過委罪於人。此小人恒態，而丈夫之恥行也。」吾常誦此文，鞭策惰心。見利不前，見害不後，同功則予人，同過則責己。獨於此用心，猶恐不似。<sup>8</sup>（譯註：原文為日文）

《呻吟語》一書，是將大塩平八郎帶向陽明學的契機。換言之，於私塾洗心洞教授陽

<sup>7</sup> 崔命喜：〈題呻吟語編端〉，《老栢齋遺稿》。（編按：頁碼不詳。）

<sup>8</sup> 大塩平八郎著，吉田公平譯：《洗心洞笥記》（東京：たちばな出版，2007），上卷，第60條目。（編按：頁碼不詳。）

明學的儒學家大塩平八郎，其學問轉向陽明學的契機，正是呂坤的《呻吟語》。據傳他在洗心洞講堂的西側，仿王陽明掛上「立志」、「勸學」、「悔過」、「積善」，東側掛上呂坤的格言 18 條。清言集《菜根譚》固然有名，然而就關心實務運用的大塩平八郎而言，撰寫《實政錄》此一官僚基本實務教材的呂坤，更能引起他的共鳴。大塩平八郎以研讀《呻吟語》為契機，開始對陽明學學問產生興趣，進而投入《古本大學》與王陽明《傳習錄》的研究。

### 三、對呂坤其他著作的接受情況及其意義

除《呻吟語》外，呂坤尚有《去偽齋集》、《實政錄》、《陰符經注》、《四禮疑》、《四禮翼》、《小兒語》、《無如》、《閨範》、《交泰韻》等數十種著作。其內容涵蓋政治、經濟、刑法、軍事、行政、禮學、婦女教育、兒童教育、音韻學、醫學等，範圍極廣。在呂坤的這些著作中，目前收藏於韓國國內機構的書籍目錄如下。

題目	冊數	板種	發行事項	備註
《實政錄》	7卷10冊	木版本	序 1797	
《實政錄》	7卷6冊	木版本	序 1827	
《去偽齋集》	5冊	木版本	序 1617	
《去偽齋集》	11冊	木版本	序 1826	
《呂子遺書四種》	1冊	木版本	序 1827	收錄《續小兒語》等
《四禮翼》	1冊	手抄本		
《呂近溪小兒語》	1冊	手抄本		
《救命書》	1冊	木版本	1812	合綴於《海寇議》（萬表）
《風憲約》	1冊	木版本	1893	附獄政
《刑戒》				收錄於《當官功過格》、《增訂敬信錄》

《實政錄》為呂坤於山東、山西等地任地方官時，於餘暇之際執筆著述的著作，故書中保留大量官場與當地生活的經驗。該書從各方面具體記錄明代地方行政與鄉村社會的實

際情況，是掌握明代地方治理情況與鄉吏、鄉村自治機構等功能的重要資料。<sup>9</sup>《實政錄》由〈明職〉、〈民務〉、〈鄉甲約〉、〈風憲約〉、〈獄政〉所構成，其中〈風憲約〉另以單行本的形式流通。

《實政錄》為茶山丁若鏞（1762~1836）、惠岡崔漢綺（1803~1877）等十九世紀朝鮮實學派學者所接受。

茶山丁若鏞受正祖之命，於水原建設城郭。興建於水原的城郭——華城，目前登載於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中，當時丁若鏞撰寫關於華城築城方略的基本教材〈城說〉，隨後又撰寫關於細部圖面的〈甕城圖說〉、〈砲樓圖說〉、〈懸眼圖說〉、〈漏槽圖說〉等文。在〈懸眼圖說〉中，提出挖鑿孔洞以防止敵兵緊貼城壁攻擊的方法，亦即於甕城與各雉城壁前各穿鑿幾處懸眼。此一制度主要引用自呂坤的城制。在〈漏槽圖說〉中，主張設置漏槽與五星池以防火攻，此一制度亦是引用自呂坤的《實政錄》：

呂坤《實政錄》曰：「城門之上，以磚砌五星池，狀如豬槽，長通兩扇門面。賊以火焚門，可以下水，可以放快鎗，可以射箭，可以播石。」今參驗二說，令作漏槽，其制則五星也。然正門既有甕城，即不容賊來縱火。故只於甕城門上作之，制詳下圖。<sup>10</sup>

漏槽是設置於城門上，狀如豬槽的水槽，與城門等長，在敵兵欲火燒城門時，可將水放下。在高度約一尺的位置上，穿鑿五個孔洞，當敵方發動火攻時，即由此放水滅火。

實學派學者接受《實政錄》的另一個情況，可以崔漢綺為例。崔漢綺為朝鮮末期最具代表性的實學派學者之一，亦是科學思想家。崔漢綺三十歲時撰寫的《農政會要》，其分量僅次於《林園經濟志》，是規模宏大的農書。撰寫該書時，崔漢綺引用了中國經書、史書、農書、博物志與朝鮮的《山林經濟》、《故事新書》、《東醫寶鑑》等大量書籍。以下以引用呂坤《實政錄》卷2〈積貯倉穀〉的部分為例：

〔呂坤積貯條件〕穀積在倉，第一怕地濕房漏，第二怕雀入鼠穿。此其防築，不在人力乎？大凡建倉，擇於城中最高處所。院中地基，務須鑿背，院墻水道，務須多留。<sup>11</sup>

<sup>9</sup> 《實政錄》除收於中華書局出版的《呂坤全集》外，亦以清嘉慶年間影印本收錄於1971年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的《官箴書集成》第1冊中。

<sup>10</sup> 丁若鏞：〈漏槽圖說〉，《茶山詩文集》，卷10。（編按：出版項、頁碼不詳。）

<sup>11</sup> 崔漢綺：〈蓄聚〉，《農政會要》，卷7。（編按：出版項、頁碼不詳。）



上述引文，為《農政會要》中介紹貯藏米穀之倉庫的段落。這段具體說明米穀倉庫設置地點的文字，乃是引用自《實政錄》中的〈積貯倉穀〉。

詳載地方官僚應具備的經世思想及實務方針的《實政錄》，主要由丁若鏞與崔漢綺等十九世紀實學派學者所接受，這點頗值得關注。關於這點，丁若鏞於《牧民心書》中引用的清言集《昨非菴日纂》，也應予以關注。《昨非菴日纂》為傳入朝鮮後期的明清時代清言小品集中，較受到廣泛閱讀的一部。韓國國內圖書館中，多有發現該書的明清時代木版本與朝鮮後代手抄本。丁若鏞在其著名的實學著作《牧民心書》序文中，曾提及「鄭漢奉作〈宦澤篇〉，皆所謂牧民之書也。」鄭漢奉即鄭瑄，〈宦澤篇〉為《昨非菴日纂》其中一篇的篇名。檢閱《牧民心書》的內容，多可發現引用《昨非菴日纂》之處。

以下考察對呂坤《刑戒》的接受情況。《刑戒》並非以獨立著作的形式流通，而是收錄為其他著作中的一部分。收錄《刑戒》之文獻為《陶水部先生增損當官功過格》與《增訂敬信錄》，而二書皆在十九世紀後葉作為善書被廣泛閱讀。<sup>12</sup>在十九世紀朝鮮社會中，《刑戒》作為一本善書被接受，具有特別的意義。呂坤《刑戒》未收入其文集《去偽齋集》與中華書局刊行之《呂坤全集》，由此可見該書另有其流通路徑：

凡居官乘權縱勢，易於虐下，

- ① 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
- ② 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
- ③ 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勿就打。
- ④ 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

<sup>12</sup> 中華書局出版的《呂坤全集》，並未收呂坤的《刑戒》。呂坤《刑戒》收錄於陳弘謀編纂之《從政遺規》，該書影印收錄於《官箴書集成》第4冊。本文重點在考察呂坤的《刑戒》及其他著作在朝鮮後期的接受情況，《刑戒》一書在中國的流傳情況以及對清代的影響，請詳參以下二文。李克玉：〈明人呂坤《刑戒》一書及其對清代的影響〉，《廣東第二師範學院學報》（廣州：廣東第二師範學院，2013），第33卷，第4期，頁68-70；李克玉：〈呂坤《刑戒》流布略考〉，《廣東第二師範學院學報》（廣州：廣東第二師範學院，2016），第36卷，第4期，頁98-100。

- ⑤ 三莫又打：已撈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
- ⑥ 三憐不打：盛寒炎暑憐不打、佳晨令節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
- ⑦ 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為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鋪行該打，為修私衙及買辦自用物不打。
- ⑧ 三禁打：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刑打。<sup>13</sup>

上述引文，以「附錄呂叔簡先生居官刑戒八章」為題，收於《重刊陶水部先生增損當官功過格》中。《重刊陶水部先生增損當官功過格》一書，是崔瑄煥（1813~1891）合陶珙編纂的《當官功過格》與呂坤的《刑戒》，於1853年以木版本刊行的一本善書。<sup>14</sup>善書站在儒佛禪三教統合的立場，勸勉忠孝等儒家德目，強調在自我規範中積累善行，藉此獲得圓滿的福報。這類善書的編纂，被認為與朝鮮後期儒教通俗化、世俗化的過程有關。崔瑄煥除曾編纂《性靈集》與鄭芝潤（1808~1858）的詩集等書，在文學方面占有特殊地位外，亦曾刊行地志，編纂與刊行勸善書。

在善書中，功過格是將日常行為分為功（善）與過（惡），並將其程度的差異量化以具體估算的書籍。崔瑄煥刊行之《重刊陶水部先生增損當官功過格》，將官吏的治理行為區分為功格與過格，並以分數表示其行為。呂坤的《刑戒》也具體提出在遂行官僚職務時，應多加警惕的各種事項，故因其相似性而被收錄於該書中。呂坤在《刑戒》指出「居官乘權縱勢，易於虐下」，並舉例說明應警惕的各種情況。

此外，呂坤的《刑戒》亦收於《增訂敬信錄》中，該書為記錄三聖帝君信仰的道教經典。在〈太徽仙君功過格〉中，有「呂叔簡先生居官刑戒八章」一句。《增訂敬信錄》為記錄三聖帝君信仰的道教經典，亦是1880年代與1890年代被廣泛閱讀的善書之一。

最後考察對禮學、音韻學相關書籍的接受情況。呂坤的禮學著作《四禮翼》，在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與鐘路圖書館各藏有手抄本。其中，又以丁若鏞的接受較為突出。丁若鏞在《喪禮四箋》、《喪儀節要》、《禮疑問答》等禮學相關著作中，多參考、引用呂坤之語。例如在《喪禮四箋》的〈喪服商三〉中，引用班固、徐建學、呂坤等中國學者之語，再於文末陳述丁若鏞個人見解。由此可見，丁若鏞的禮學著作受呂坤《四禮翼》與《四禮疑

<sup>13</sup> 崔瑄煥編：《重刊陶水部先生增損當官功過格》（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

<sup>14</sup> 《當官功過格》亦收於明人顏茂猷編纂之《迪吉錄》中。（收於明末刻本影印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50冊）全書分為50個功格與38個過格。

極大的影響。而在評論呂坤《四禮疑》的文章（〈呂坤四禮疑〉）中，亦提出「呂公欲火其書（風水書），皆海內之正論也」<sup>15</sup>，積極認同呂坤的見解。此外，身為十九世紀前半葉實學派學者之一的李圭景（1788~1856），在其著作《五洲衍文長箋散稿》辯證字學與韻學的條目中，亦引用呂坤的音韻學著作《交泰韻》。由此可見，呂坤的著作在各個方面為朝鮮後期知識分子廣泛地接受。

## 四、結語

以上本文考察中國晚明代表文人呂坤（1526~1618）的《呻吟語》等諸多著作，在朝鮮後期的傳入、改變情況及其意義。呂坤為十九世紀朝鮮知識分子所接受的著作，除《呻吟語》外，尚有《實政錄》、《刑戒》、《四禮翼》、《交泰韻》、《救命書》、《風憲約》等書，涵蓋範圍極廣。對《呻吟語》的接受，促進十九世紀清言集編纂與創作的活化。金昌熙、劉在建的清言集《譚屑》與《古今法語》，為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又十九世紀實學派知識分子，如丁若鏞、崔漢綺、李圭景等人，站在實事求是的觀點上，參考與利用呂坤的著述（《實政錄》、《四禮翼》、《交泰韻》等）。另一方面，呂坤的《刑戒》被收於《重刊陶水部先生增損當官功過格》與《增訂敬信錄》等善書中，這點應予以特別關注。以崔瑄煥為首的無相壇成員，主導十九世紀後半葉善書的製作及刊行，在此過程中亦積極接受呂坤的《刑戒》。

呂坤的《呻吟語》在 1860 年日本江戶的昌平坂學問所，以《呂新吾先生語錄》為題出版，可見該書在日本被廣泛閱讀。而大塩平八郎、西郷隆盛、安岡正篤等人，亦受《呻吟語》的影響極深。日後，筆者將進一步比較、考察朝鮮與日本對《呻吟語》及呂坤著作接受的情況。

---

<sup>15</sup> 丁若鏞：〈呂坤四禮疑〉，《風水集議》，《與猶堂全書》，收於《韓國文集叢刊》，第 284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頁 528。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丁若鏞：《與猶堂全書》，韓國文集叢刊，第 281 冊。
- 大塩平八郎著，吉田公平譯：《洗心洞筭記》，東京：たちばな出版，2007 年。
- 王國軒、王秀梅：《呻吟語正宗》，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 年。
- 田 愚：《艮齋先生文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335 冊。
- 呂坤：《呻吟語》，藏書閣藏本等。
- ：《呂坤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 呂坤著，張社國、陳哲注譯：《呻吟語》，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年。
- 金昌熙：《玄亭十譚》，日本靜嘉堂文庫。
- ：《石菱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 ：《譚屑》，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藏。
- 金邁淳：《臺山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294 冊。
- 崔命喜：《老栢齋遺稿》，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 崔理煥編：《重刊陶水部先生增損當官功過格》，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 劉在建：《古今法語》，日本東洋文庫藏。

### 二、近人論著

- 丁小明：《譚屑拾餘：晚清駐朝鮮使臣叢筭及詩文稿》，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 年。
- 丁慕光：〈晚清中國駐朝鮮使臣致朝鮮大臣金昌熙叢筭及文稿〉，《歷史文獻》，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2014 年。
- 千金梅：〈石菱 金昌熙와 南通 文人 張謇의 交流〉（石菱金昌熙與南通文人張謇的交流），《洌上古典研究》39，洌上古典研究會，2014 年。
-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
- 具智賢：〈石菱受東을 통해 본 朝清 文士 交流 속의 『譚屑』〉（從石菱受東看朝清文士交流中的《譚屑》），《洌上古典研究》39，洌上古典研究會，2014 年。
- 鄭幸雅：《晚明清言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13 年。
- 鄭雨峰：〈朝鮮後期 知識人의 陳繼儒 受容과 그意味〉（朝鮮後期知識分子對陳繼儒的接受及其意義），《韓國漢文學研究》57，韓國漢文學會，2015 年。
- 盧官範：〈1880 年代 金昌熙의 經世思想〉，《韓國思想史學》35，韓國思想史學會，2010 年。

羅庚峻：〈朝鮮 肅宗代 關防施設 研究〉，檀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

# The Acceptance of Shenyinyu of Joseon Scholars in the 19th Century

Chung Woo-Bong\*

Translated by Lin You-yi\*\*

## 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book called Shenyinyu 呻吟語, which is written by Lu Kun 呂坤 in the lat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and focused on how the Korean scholars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affected by, accepted for and rewrite Shenyinyu . Shenyinyu , as a kind of proverbial-style essays, was not only famous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had been also taken into account in Korea and Japan of the 19th century. On one hand, this study discussed four Korean scholar's book related to Shenyinyu, who are Kim Chang-hui (1844-1890), Yu Jae-Geon (1793-1880), Jeon Wu (1841-1922), and Choi Myeong-hui (1851-1921), and how these scholars accepted Lu Kun's opinion.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tudy intended to figure out that whether the other books of Lu Kun affected the literary world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or not.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o check out the situation of the acceptance of Shenyinyu is helpful for us to acquir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proverbial-style essays' develop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Keywords:** Shenyinyu, Lu Kun, Sinology in Korean, proverbial-style essay, acceptance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Dean of Center for Oversea Resources on Korea Studies, Institute of national culture, Korea University, Korea.

\*\* Double bachelor degree major in Korea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Korea University. KGSP(Korean Government Scholarship Program) Award winner.